宋史翼

宋史翼卷八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前分巡廣東高廉道兵備道調補廣東南韶連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 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八

滕庚字子端應天宋城人兄康宋史有傳庚少力學年十二爲文瘞死禽磨瓦書之題曰爵王墓碑自是盃酒嬉笑悉寓于文見者驚異登崇寧五年進士授文林郎爲九域圖志編修官除正字書成改著作佐

郎會宰相惡陳東歐陽澈之訐直加以大辟庾上疏申救且移書相府欲面詆之爲同舍所阻然義概藉藉縉紳間丁內外艱建炎元年起爲太常博士擢都官員外郎時庶事草創賞功補副尉者不可計是非混淆庾謂興復大業在信賞必罰今吏以微文沮所當得而以賕謝予其不當得何以鼓天下忠義之氣又帖給吏手多假託權勢取之因轉售于人冒濫滋甚於是隨事爬梳閱諸朝嚴其籍兼權太常少卿吏新儀乘時爲姦庾案治之無何長貳佑儀庾歎曰吾爲郎治一吏不見信況敢望協心爲國乎天下事略

可見矣因怨忽忽不樂是年十二月遂以疾卒年四十二省齋文集滕公神道碑

李復字履中長安人也案復世居開封祥符以復官關右遂爲長安人朱子語錄稱爲閩人蓋傳寫之誤學者稱爲潏水先生以進士累官中大夫集英殿修撰復以呂范諸子爲後輩然猶及橫渠之門紫髯修目負奇氣喜言兵事于書無所不讀亦工詩崇寧中邢恕爲涇原經畧使謀立邊功以洗誣謗宗廟之罪因納許彥圭之說請用車戰法及造舟五百艘將直抵興靈以控夏國時復方爲熙河漕使詔下委之復奏云奉聖旨令本司製造戰車三百兩

臣嘗覽載籍古者師行固嘗用車蓋兵不妄動征戰有禮不爲詭遇多在平原廣野以車可行今盡在極邊戎狄乘勢而來雖鷙鳥飛翥不如是之迅下寨駐軍各以保險爲利其往也車不及期居而保險車不能登歸則敵多襲逐爭先奔趨不暇回顧安能收功非若古時之可用也臣聞此議出于許彥圭彥圭因姚麟而獻說朝廷遂然之不知彥圭剽爲輕妄唐之房琯嘗用車戰大敗于陳濤斜十萬義軍無有脫者畿邑平地且如此況今欲用于峻阪溝谷之間乎又戰車比常車闊六七寸運不合轍牽拽不行昨來兵

夫典賣衣物自賃牛具終日方進五七里遂致兵夫逃亡棄車于道大爲諸路之患今乞便行罷造如別路已有造者乞更不牽拽前來又乞罷造船奏云經畧使乞打船五百隻于黄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有旨專委臣監督一年了當契勘本路只有船匠一人須乞于荆江淮浙和雇又釘線物料亦非本路所出觀恕奏請實是兒戲且造船五百隻若自今工料並備亦須數年自蘭州駕放至會州約三百里北岸是敵境豈可容易會州之西小河鹹水闊不及一丈深止一二尺豈能藏船黄河過會州入韋

精山石峽險窄自上無灘至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十道水淺灘磧不勝舟載一船所載不過五馬二十八匹到興州又何能爲又不知幾月得至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侮笑臣未敢便依指揮辟畫恐虛費錢物終誤大事疏上徽宗感悟罷之已而卒以議邊事不合罷官久之金人犯闕中復已老且病高宗以舊德强起之知秦州空城無兵卒死于賊容齋隨筆參建炎以來朝野雜記

喻汝礪字迪孺四川隆州人崇寧五年廷試對策切直有司以謗訕聞徽宗命以學究出身歷知閬中縣

提舉司行靑苗法欲還錢取粟汝礪以錢糴軍糧易錢而市竟不煩民（輿地紀勝）靖康初累官祠部員外郎朝廷議割三鎭汝礪言不可張邦昌僭立捫其膝曰不能爲賊屈遂挂冠去自號捫膝居士（宋史忠義孫逢傳參困學紀聞文獻通攷輿地紀勝）建炎元年六月自京師入見復命爲郎因論遷都利害以爲敵可辟都不可遷汴都者天下之根本也若舍汴都而都金陵是一舉而擲中州之地以資於敵矣夫以諸葛之奇才而不能軋曹操李克用之驍勇而不能抗朱溫何哉曹魏朱梁先定中原庸蜀晉陽特揭然一方之雄者耳安足以當中原之

彊大乎臣謂中原決不可舍以爲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還以蹈金人之計旣對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四川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陛下宜急爲之防毋以晏安之故而成此酖毒上嘉納之汝礪欲盡收常平所儲錢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轉運判官趙開靳博文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温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年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甸而一二三大夫持心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

作檄以諭之其畧曰明皇守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峙豐備然有六驛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饟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令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扈朝廷號令奪於監司之狂率法原等怒其奏汝礪搖擾生事五十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爲言二年三月乃勒停四十六紹興元年張浚承制以爲知果州五年十月除右朝奉大夫知普州上書言蜀罷國也左無秦隴以爲隱蔽右無襄鄧以爲垣墉昨者金人驅兵約齎深入和尚原險要之地已

屬之於秦矣金兵下清泥嶺薄仙人關前䂖鐵山我無東北蜀之飛鳥不踰河池則惴惴之蜀豈不甚病也哉尚賴陛下英武之威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之東境距寶雞縣裁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谷之路未絕也所謂仙人關者興之東境距利州裁七驛自利抵劍門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山峽險隘險難以進兵必相與籌畫別生計策他日分兵數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鄧艾由陰平路一軍自梁洋

經米倉山入巴閬往年敵自興元攻米倉山欲入巴州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一處破壞則在處震蕩此其可憂一也臣嘗日夜深計而苦思之謂可以擣敵之虛解蜀之紛者特有襄漢一條路耳日夜跂望朝廷威令一振兵力復全亟命偏師出襄鄧間可以直擣商虢徑薄秦雍此解蜀一奇也今乃傳聞李横跳去李成已據襄陽則襄漢路斷何由插手復聞李成經理襄陽稍有科條歸附漸衆耕闢亦多使年歲間勢且張大則必引兵侵蝕荆湖道路便復隔絕江吳巴

蜀可憂二也夫一里之險而動千里之權者地利也然敵至仙人關暫攻而久留者何也艱於糧故也若使秦中治廢邑聚散民字孤恤老以益其衆耕田疾作以益其粟則得吾地而可守矣入吾境而可留矣偽齊之力未暇大舉然必歲踐吾境者何也政以困我故也輕師以索戰而使吾有大兵久駐之勞約齎以深入而使吾有犇命轉輸之苦吾所以待之者不過斂兵依險而已非有以逆擊之也不過尾賊出境而已非有以厚勝之也如此數年蜀之財力俱盡此高頴平陳之策也是其可憂三也緣自總領司行鹽

酒之策失羌夷之和於是敘州諸羌攻陷諸寨官吏殲夷百姓奔遁若使金人摶其胷諸羌犄其背四川老穉何所遺死耶況黎雅石泉所在諸羌山谷聯綿徑道秦隴傔使金人乘諸羌懷怨之隙啗以金帛約以攻我不知何以禦之此其可憂四也臣雖至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漢中之地險塞沃野土壤膏腴物力浩廣高祖因之以基漢業德宗資之以復唐祚昔人以爲蜀之股臂也今則城池邱墟屯戍荒圮宣司雖復差官然亦但爲文具守臣之寄處也既無保境附衆之心士伍之暫

集也又無專軍必守之計緩急之際果可恃乎願陛下擇文武能臣以爲之相險要塞隘隧壕壘塹設屯守平居則重關錯守以捍其衝有事則諸屯併力以壓其入蜀之所以備敵者特仙人關一軍耳文武之衝朝天之險米倉之隘非有別地以制敵之不意也借使金人盡銳力攻前軍毀敗事勢差跌別無後繼不知何以遏之乎宣司諸人慮患不遠敵來則憂敵退則以爲四川恢然無復事矣論功差賞以靡其財差官除吏以售其私於此大節未嘗痛講而候吏已報敵騎之復來矣日者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

凡五百里臣愚不知宣撫司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
平側聞陛下昨者卻宣司之請寢移司之議臣竊壯
之願陛下命文武重臣鎮撫江陵跨吳蜀要害之衝
窒李成并吞之謀專楊么舟楫之利亟於此時治兵
荆楚使川蜀一軍當秦雍江陵一軍拒襄鄧邵耕勸
戰招徠流庸俟以歲月稍復就緒然後六驛濟江以
爲雍容駐蹕之地於此可以捄援川蜀覆蔽吳會出
軍宛洛通車三秦是則荆楚之地天所以假歸途而
濟中興者也若不趣行經理一爲敵有則巴蜀其能
久存乎吳越其能久撫事乎議者必曰今解潛已在

江陵王燮已在長沙又何以別遣重臣臣愚以爲解潛兵力衰單王燮孤軍遠客兵力衰單則勢寡怯而不足用孤軍遠客則懷去就而不盡死願明詔大臣差其人素能御衆有威信方略者然後付以此寄使之重兵精甲坐扼襟要繕治城壘訓耕峙糧楊么不攻而自困矣李成不戰而自遯矣要錄九十四　九年八月旋以左朝奉大夫提點夔州路刑獄公事以勾龍如淵薦召對首論願革近時文章骫骳之習以還西京爾雅鴻奧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又論講者欲駐蹕渚宮臣愚以爲未可願俟之加以數年地益增

治糧益得歲然後復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侯之歷歲滋久河潼冀庶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故鼎於天邑可也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之非官冗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今天塗未夷國步方梗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卽其所深異者觀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借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磔犂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三疏付中書秦檜使人諭以上將

用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礪不答翌日除駕部員外郎面對言文帝光武嗇於用兵而厚於惜天下之力所以爲後世計者至深遠也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敵角者其費不可勝支唐之謀臣日闘天下之士以斃方鎮而唐日以微今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驩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固知生事徼功之臣流毒遂以羸中國而愚有以戒之也臣之區區上願陛下申飭邊吏毋隙奸毋顧利毋徼亂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紓吾民嘉惠又言臣嘗謂忠義之士如玉鎮大寶故爲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爲之防

粟糧漕庾以爲之備良士選卒以爲之戰而徵忠義之士以爲之守是委社稷而輸之敵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夫烈婦豈無捐軀徇國犯患觸禍負傑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歲月荒老無所訂正伏願申詔史臣採自靖康而來蒙患死難暴人耳目較然不欺者書之爲死節之士復摭近日樓炤之所蒐訪周聿之所論薦者書之爲守節之士庶幾彰國家臨危有仗節之士厲世有消萌之術詔送史館一百三十二 汝礪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汝礪不自安因求去十年正月

以直秘閣知遂甯府比對復論人君所以和外國誚海內未有不誠而能格之者今陛下致曲用晦結二國之好此正可爲之時願陛下裕民力以豐天下之財訓武勇以飭天下之備顯忠直以來天下之言厲名節以鼓天下之氣如是則外睦而鄰好比內彊而吾民保足以大振宗祧矣於是改除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上畧曰願臣何如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戎暨僞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一百三十四先是廣安僧慧鑾悍磯不法汝礪治其罪士大夫多爲之請不聽卒杖

而刑之且劾守臣滕椅於朝不報何鑄劾汝礪爲門僧報怨興起大獄十一年七月罷爲直秘閣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三年四月卒一百四十八著有捫膝集文獻通考經籍門

王縉字子雲嚴州分水人崇寧五年進士調歙州司法參軍移池州石埭令方田法行旋以不實罷而石埭之民請以縉所均爲定用薦者改宣教郎知婺州浦江縣神霄宮初建觀望者競爲侈費邑當置道下院獨取之遠鄉僅以充數而已主者加詰縉曰朝旨不言城內外縣境有觀而舍之吾非違御筆也大駕在

永嘉從臣有以縉應詔權吏部郎官以論事忤宰相出知英州御史上縉治行第一秩滿令入對會朱勝非當國雖故鄉監官至都堂亦使趨庭自列縉顧不肯勝非怒虜方在邊擬縉至滁州朝議皆言縉忤范丞相去之南荒今方來歸又置之北鄙何耶改知虔州召爲金部員外郎旋以選知溫州加直秘閣陛辭之日卽拜監察御史擢殿中侍御史時紹興五年五月首陳正紀綱嚴法守明賞罰立軍政廣儲蓄厚風俗冀爲經久之謀且援古事以申諷因言湯以七十里而有九有之師惟仁足以得天下之心夫豈以地

之廣狹勢之強弱哉書之言曰慄慄危懼若將隕於深淵惟湯畏天保民此所以天下歸之雖狹而廣雖弱而強也於時東南大旱而江湖爲甚稽慮所以賑卹之者如伸枉濫寬繫纍禁科斂襮逋負免穀稅通糴船瘞殍者其論奏甚備而尤所拳拳者以常平之法名存實廢借兌之不撥還支移之不收糴此所以坐視凶荒而莫之救也至推其本原則願詔大臣以燮理之事飭淸躬以修省之意論極剴切六年二月遷右司諫言聽忠言於艱難之時易聽直言於平定之後難況寇讎未殄願毋以目前暫無事而忽務堯

之言又言明皇即位之初焚錦繡珠玉於殿前厲精政事以致開元之治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以致天寶之禍非初之難而終之難也陛下憂勤恭儉圖濟中興往歲金翠之禁自內庭始天下風靡而近者庫藏供瑇瑁坑治採青綠未必以爲器玩設飾之用然恐下之人妄意好尚緣類而至願深戒明皇之失終始惟一以永無疆之休上爲之改容嘉納六月臨安地震稽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陰盛之戒邪女子小人夷狄盜賊皆陰類也女子小人則遠之夷狄盜賊則備之恐懼祗畏以應天心此先哲

王所以中興也又言陛下纂承十年於茲頻歲豐稔僅足糧餉一有小歉民已流移蓋耕者寡食者眾軍政未立國用未節故也謂宜詔大臣參酌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均節之抑僥倖以靖眾志薄稅斂以寬民力為久長之計上幸姑蘇軍屯淮上逆賊驕縱方肆陸梁而主帥有慢令不赴機會者稽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勵其餘又言今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耳或出而總戎或處而秉軸交修政事之間進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盡同苟無私心惟其當而已蓄疑敗謀理必

不可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絶猜間之萌協濟國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比終歲再三言之至謂執政間有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爲抽軍退保之計上則幾悞國事下則離間宰臣言尤至切又言軍興以來多爲一切之制今盜賊粗定上下內外宜守成憲而舊弊之未革者如官資之轉行過犯之改正差遣之審量皆用特旨廢定法遠方監司守臣措置自肆姦贓抵罪鞫治既白或不行法止從輕比若此類紀綱不立法令不信雖宵旰焦勞未見可以爲治也張俊營第建康廣袤占民居縉請窮敕俊自還之內侍李琮童

賈增也思旨復許其仕輯言梓宮未返天下痛憤忍
令童貫增再仕乎所言多見採用兵部尚書呂祉護
諸將於淮上輯請於都督府屬官中選知兵者助之
謀議且留軍中撫循訓練通將士之情未幾酈瓊叛
祉死之張浚時爲宰相臺諫議以擇帥不善爲責輯
曰司言責者獨不任其咎乎且以是進退大臣非知
大體者也既而章交上輯獨論劉光世屯淮西士卒
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惰自肆不可用
也一旦以德踵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訴於朝
既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

則潛爲此謀有日矣張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而朝無宰相無乃未可乎章再上不報求補外復以直秘閣知溫州先是日食之變詔求直言臺臣劾縉觀望坐落職奉祠復直秘閣知常州淮上戍軍經從有攘民羊及誣民爲盜縛之去縉追得民與羊於舟中獨不得軍卒姓名貽書詰主帥主帥卒以三輩徇河上聞者服焉會有故從官歸自虜中蓋嘗仕僞庭据吾京邑而爲之守者過郡縉惡之不爲禮力求見縉面詰媿之而宰相秦檜與之親厚縉而泣訴檜怒十一年春以縉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十

九年六月卒年八十七著有霜臺諫垣藁九卷張南軒集王公墓誌

方軫字叔載福建莆田人以父任補太廟齋郎大觀初蔡京復相軫上疏云臣伏見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爲司空效曹操自立爲魏國公專以紹述熙豐爲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誘詘誣嚇天下風聲氣焰中外畏之自古姦臣未有如京今日之甚者爰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納宮禁囊國用則若糞土輕名器以市私恩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京之親戚門人政事不合於

天心舉動悉結乎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三衛典
三舍如斯之類妄作無補京凡奏請盡乞作御筆指
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不
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啟之也善則稱已過則稱君
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是豈宗社之福乎元
豐三年廢殿前廨宇二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
六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京惡白虎地不利
宰相盡命毀折收置禁中是欲利陛下乎是之謂紹
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
門人為四輔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密諷

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自爲東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閒竊發不知社稷何所依倚又聞京建議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數年閒行鹽鈔法朝行夕改鈔爲故紙鹽爲棄物家財蕩盡老幼怨歎皆歸咎於陛下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德涵養生靈幾二百年矣四方之民不忍生事萬一有壟上之耕夫等去之亭長嘯聚亡命天下響應京乘此時談笑可以得陛下之天下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臣義士思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塞天下耳目分爲邪等或流配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

許齒仕籍天下之士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誰肯爲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京遣攸日與陛下游從嬉戲惟以花石禽鳥營惑聖志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臣是以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人案讖云水繞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鑿渠繞山欲以應讖日者言星文謫見西方日蝕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啟陛下聰明者可謂極矣奈何陛下略不省悔默悟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滅常膳舉此以答天下百姓哉臣披肝瀝血區區爲陛下力言者非慕陛下爵祿而言也所痛者祖宗之廟社所惘

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言之迫切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竄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於重輕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廟社生靈之重乎詔以軫疏宣示京京上章自辨請下御史臺鞫治軫所言不實追毀出身以來文字流嶺南尋放還政和間軫復詣登聞鼓院進狀乞收權獨斷毋令國賊肆奸詔軫長惡不悛編管永州後以復燕雲恩赦歸靖康初軫上書陳訴得收敘補明州鄞縣令貧不能歸家於鄞（八閩通志）

陳朝老字廷臣福建政和人初入太學有聲大觀中蔡京罷相領中太乙宮朝老伏闕上書其畧曰臣竊

觀陛下即政之初首相蔡京白麻一出天下失望奸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欲鎮壓同列陛下傾懷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爲聽所行之事惟京爲從觀其行法出令徇名失實無以異於兒曹稱子以塵爲飯以木爲胾何與於饑飽哉今者官爵冗而非材雜進財用竭而妄費無已恩澤濫而僥倖成風科配苛而農民重困其它誤國欺君難以指數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夫爵祿名位者天下之公議權臣盜之以植私黨陛下漸成孤立可爲寒心幸其解去機務退處祠宫尙安

處上都門闐如市交結內貴其意猶欲覬它日之復用也願陛下奮乾剛之斷勿貳勿疑置之遠方以禦魑魅庶快輿議臣嘗考京所爲大約十有四罪曰誣上帝曰罔君父曰結奥援曰濫爵祿曰廣費用曰變法度曰妄制作曰喜導諛曰鉗臺諫曰熾親黨曰長奔競曰崇釋老曰窮土木曰開邊釁臣久困羇旅不能具紙墨陛下不以臣不肖願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所言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徽宗不省已而制下加中書門下侍郎何執中特進尚書左僕射復上書曰陛下知蔡京之姦解其相印天下之人拊掌稱快

及相執中中外黯然失望執中雖不敢肆爲非法若京之蠹國害民然天下事敗壞至此如人一身臟腑受疹已深豈庸庸之醫所能起乎執中貿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體贊元是猶以蟁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亦不報政和二年京再入相臺諫承京風旨劾朝老狂妄編置道州建炎改元赦歸隱耕石門紹興間詔賜白馬一疋金鞍績勒一副紫磨金八十兩三徵不起學者以陳三詔稱之入閩通志

陳吉老字子州福建仙遊人祖浩父無逸皆登進士第吉老少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及長以父任補

官調清流縣丞擢汀州通判累遷京東提點刑獄收
復宿亳徐海四州入對條上鍊將卒廣儲蓄修城堡
紓民力嚴銓選五事高宗諭曰卿且為朕綏撫京淮
之民除直秘閣知揚州兼主管安撫司公事賜鞍馬
金帶御前大刀以寵其行吉老始至揚節郡計大修
州城復遣仲子希錫取延陵私租千緡市汀布為軍
裝時韓世忠守楚州吉老奏乞來相其役從之不數
月而事集嘗作書白其母尹氏曰渾家飽煖盡是國
恩萬一總師恢復自當効節又與希錫曰吾儻死汝
他日出官不得取俸外例錢上負君父下辱祖宗已

而秦檜力主和議吉老不勝憤累疏爭辨畧言講和之辱是使陛下為劉豫輩國為陪臣金人所約兩宮來期及許還關陝諸路皆狡計不可信乞罷斥奸檜專責臣以恢復之期檜見之大怒吉老不少挫未幾卒贈中散大夫閩通志

劉大中字立道揚子人父湜政和間進士分教處州大中經明行修大觀中賜上舍出身時修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汪藻徐師仁而大中與焉紹興三年權監察御史宣諭江南東西路斥奸惡推善類不避權勢歲省泉司官吏費十三萬緡四千使還為

中書舍人遷右司諫言大禮賞□□□追取物帛爲害詔爲展限一月四年爲吏部侍郎兼侍講六年試兵部尚書從幸平江兼權吏禮部七年充龍圖閣學士知處州戢吏撫民所部肅然未幾召還八年以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遂奏疏中原陷沒東南民死於兵火存者十無二三奸臣虐用誅求過數最爲疾苦以致愚民怨憤殺子溺女乞自今守令滿日俱以生齒增減爲殿最首議建儲語尤懇切高宗爲之感悟賜以御書陸機文賦是年冬以與趙鼎見合不附和議秦檜使御史蕭振劾罷之遂以資政殿學士大中大

夫再知處州自宣和以後賢守三人大中居其一以疾乞閒卒於處葬白雲山括蒼新志參雍正揚州府志

宋史翼卷八終

男樹𧹞校字

宋史翼卷九

誥授榮祿大夫二品頂戴按察使銜廣東南韶連兵備道署福建鹽法道督糧道世襲騎都尉加四級臣陸心源輯

列傳第九

連南夫　方廷寔　賀允中

蔡伸　王晞亮　宋昭

連南夫字鵬舉湖北安陸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福建通志授潁州司理參軍移鼎州教授調澧陽尉歷襄邑主簿虔州教授未赴除辟雍正禮制局檢討補校御前文籍遂爲校書郎南澗甲乙稿連公墓碑宣和五年假太常少卿爲金接伴使六年正月爲伴送金賀正旦使尋

為金國祭奠弔慰使楊仲良長編記事本末一百四十四使歸即爲上
言敵好不可保也朝廷所仰大將則郭藥師兵則常
勝軍比年軍政不修新邊無河山之險而糧食未均
薊州卒有羸饑河朔馬羣盡空無留豆焉願選中國
將帥易藥師練中國工卒以制常勝軍因論奏劉延
慶敗十萬衆皆童貫賞罰不明致其驕恣且厚幣以
易雲中而以捷奏乞斬劉延慶以謝天下然城池不
堅器械不利敵有輕視中國心不一二年將不遺力
而來矣徽宗大駭盡以所論付樞密宣撫司而攸貫
之徒皆切齒始連夫已道遷祕書郎既遷起居舍人

七年遂拜中書舍人言者覬望貫攸意詆爲不職除右文殿修撰知慶源府南夫謂慶源在河北正宜撫所隸何可居摭登聞鼓論其事即改濠州靖康元年講和赦下論敵情十患願因諸道之兵未遣亟擊之二年進徽猷閣待制連夫繕治濠城甃巨石五百步運甓塞淮流之貫城者增城爲三丈立樓櫓距城開稻田十里以爲溢建炎登極上疏祈幸關中且謂敵勢甚熾秋高馬肥必爲渡河絶淮之計畫捍禦策爲四十條復移書李綱郭三益宜倣漢高捐關東以爲黥布韓彭之策以燕雲致其地豪傑以遼東致高麗

以契丹故地致契丹遺族其論甚壯臺碑二一年四月奏言諸路州縣於近城十里內開鑿湖陂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艮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濘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犂磽确則敵又有歷磈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濼亦有菱芡蓮藕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爲人工之費從之要錄十五三年四月擢顯謨閣學士知建康府未至淮西安撫司統制劉文舜引衆犯濠州連夫遣士豪俞孝忠率民兵百五十往拒之將戰孝忠馬還濘而死衆潰文舜至城下南夫出庫帛且

解所服金帶遺之乃退要錄二十三六月兼建康府宣州太平州廣德軍制置使要錄二十四時建康寓治天寧僧舍浙江制置使韓世忠屯蔣山逐南夫而奪其治詔切責世忠南夫亦以緩不及事改知饒州要錄時舉行贓吏杖脊朝堂之命連夫言選人七階之俸不越十千筭與物貨倍百當先養其廉稍增其俸使足贍十口之家然後復行贓吏舊制朝廷是之增選人茶湯之給天下稱頌以爲長者四年劉文舜大騙數十由南康而下連夫部民兵晝夜乘城矢石幾盡時御營統制王德號王夜义駐兵廬陵飛書邀之衆畏其不

來德得書泣曰我嘗繫建康獄連公爲守待我厚嘗死報之以舟師不三日至文舜懼請降誅其渠魁五人而散其衆紹興改元張琪既破新安直抵城外遣將敗之伏尸四十里時金人已破豫章臨川羣盜蠭起饒以塊然小壘而能獨立於江左饒人祠連夫不忘以疾得請臨安府洞霄宮（甲乙稿墓碑）紹興初移知泉州金人南犯高宗幸建康連夫盡起本部經制常平錢物赴平江五年正月詔褒美（要錄）及朝廷下福建遣舟以備海道遣使督促連夫奏言舟用新木難猝辦且濕惡易敗不若以度牒錢買商船二百艘可收其

用又省緡錢二十萬從之福建通志二月奏言海寇之患以爲國家每歲市舶之入數百萬今風信已順而舶舡不來聞有乘黃屋而稱侯王者臣恐未易招也願明下信令委縣措置團結瀕海居民五百人結爲一社不及三百人以下附近社推材勇物力人爲社首其次爲副社首備坐聖主給帖差捕盡瀕海之民熟知海賊所向平時無力往擒爾今既聽其會合如擒獲近上首領許保奏優與補官其誰不樂爲用從之在泉二年以寶文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要錄八十八

六年五月起爲寶文閣學士知廣州旋兼廣東經

畧安撫使嶺南水陸盜賊充斥劉宣自韋貢攝揭陽鄭廣周聽抄海道而會袞據釜山者七年其餘號稱天王太尉鐵柱火星飛刀打天之號凡十八火動數十八連夫入境召大將韓京激厲使之且按誅惠州孔目吏與會袞表裏者合諸郡兵以次平定詔書奬諭遷官一等番禺之人立祠作碑以紀其績甲乙稿新州大饑南夫請轉運判官林師說曰撫凋瘵者莫如高主簿遂檄高登新興令至則發廩賑濟後爲廉於野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朱子高登行狀尋乞祠八年十二月提舉江州太平觀要錄一百二十三九年正月上封

事曰臣竊惟大金素行欺侮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概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臣知陛下知機有不信也何以言之丙午之禍父兄母弟六宮九族咸被驅擄逮今十四年辱莫大焉使太上聖躬無恙隨所割地全而歸之十四年羈縻隔絕之恨念之猶且心折得梓宮猶不足為恩得土地顧何足以為恩乎況陛下於太上有終天之別於大金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許還梓宮許還淵聖六宮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兵法所

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借使盡得所許彼何加損漢王詔呂后曰使趙王有天下顧少乃女乎臣竊恐陛下天性孝弟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心不剛則四支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陛下守四方者是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昔太祖皇帝之南征也李煜遣其臣徐鉉朝於京師鉉曰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太祖曰爾謂父子兩家可乎安知大金之計不出於此乎豈

吾太祖行之而陛下不悟者乎伏讀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墮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爲用范增之語項王曰天下大定矣君王自圖之可不鑒哉臣聞張良爲漢王借前箸以籌撓楚權之謀爲漢王不能制項王死命遽欲效武王休馬息牛具陳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誰與取天下審如詔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然則計將安出或謂彼國新主厭兵乃有此議臣謂使其果有厭兵之心正當乘其懈而擊

之如其不然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陛下必知所決擇矣臣聞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祗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正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激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與還地之恩孰少孰多而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月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爲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衆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此臣所以願陛下因而圖之也又爲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昔皆吾有然商於之六百里

嘗念術斯秦檜大惡之要錄一百二十五連夫之帥廣州也右宣教郎杜嚴以杜充故送廣州居住及後赦下嚴請自便南夫遽釋之及金人索杜充子孫之在南者帥臣陳橐以聞南夫坐奪職要錄隱於連州龍潭尚書峯之麓紹興十三年卒年五十八因名其所葬地曰連山福建通志僑寓傳

連夫氣正言直志在經綸其言易窮則變變則通令之禍變眞變也而通之道寓焉故始議幸閩中繼則議江陵且謂天子當留神武事以激昂將士乞倣講筵之制置侍射侍馭之官以待諸將選三等豪戸仿六郡良家子以充禁衛乞先圖李成

則盜賊可撫患其帥嶺南懼涉獞獠誓不受俸給以祈全家生還及被賞進官力辭不肯受朝廷不從竟以回授其兄喆夫而以俸給推與其兄妹及姪自廣而歸扶攜士族之不能歸者數家著有奏議三十篇文集二十卷甲乙稿墓碑

方廷寔字公美福建莆田人父監紹聖四年進士官至廣東提學廷寔初由舍選補官政和五年進士高宗南渡歴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院紹興四年中丞辛炳辟充御史臺檢法官轉考功員外郎改禮部復改刑部遷監察御史時秦檜當國方主和議

金使蕭哲張通等來計事廷寔奏言和議一成沮將士之氣啟姦雄之謀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爲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臣不知誰爲陛下謀者陛下有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弔兵之衆羣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縱未能克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敵人乎疏入不省九年除試祕書少監遣往三京淮北宣諭廷寔以家諱避少監職改宗正少卿以行陛辭請修謁寢廟下罪已之詔訪民疾苦收納遺才招安盜賊慰撫官吏並乞空名告身補授土豪之保守山寨者皆許之使還論邊事甚悉且奏

中原士民奔迸南州十有四年出違十年之限及流徙僻遠卒未能歸者請敕有司別立限年戶部議自復降赦日爲始再展五年期劉豫之僭也民間蔬圃皆令三季輸稅至是廷寔極言其不便得旨新復州縣蠲本年稅租及士貢大禮銀絹三年差徭五年取豫重斂法焚之通衢民皆大悅復言劉豫深文密網濫及無辜忠臣義士多被殺戮貶竄望委新復路分提刑多方採訪并取索罪案看詳其忠烈顯著之人取旨褒錄以慰中原人心從之廷寔還日檜預使人戒之曰旦夕除公從官見上幸無及他事廷寔是日欺

君吾所不忍爲也入對歷歷涕泣言之檜聞滋不樂
廷寔力求補外除直徽猷閣提點福建刑獄廷寔首
請解官贖胡銓罪檜銜之語同列曰方廷寔豈不誠
佳士第多爲書冊所誤耳朝廷欲和而銓欲戰故出
銓廷寔乃欲贖之耶十五年除廣南東路提刑二十
年請納祿未報卒於官贈大中大夫廷寔負才識善
鑒裁歷官所薦多知名士龔茂良傅自得林孝澤吳
逵宋藻黃濬皆其選也八閩通志

賀允中字子忱蔡州汝陽人政和五年進士歷官潁
昌府學教授辟雍錄遷正及博士國子監宗正寺丞

入秘書省爲校書著作郎假太常少卿使金國賀正旦時金人始通衆皆憚行公被選曰是可覘之也道遠且險館餼或不時敵之伴者率驕暴鮮禮公嘻笑待之而推刺其下情且問契丹遺民果得其實謂藥師不可保宜撫必不能任事歸曰敵之諸帥盜賊數也可不慮乎所親執政謂允中後生毋妄言遷司門員外郎浩然請退休靖康改元遷戶部不復拜命遂以某官致仕禍亂既作張邦昌與允中僚壻允中獨不被其汚衆始服其先見建炎初丁內艱上書薦布衣王大智知兵可用而朝廷併召允中允中曰士大

夫惟不知兵故無以禦國之難某之居喪薦士非自
媒進也可傷名教害風俗乎即繳所被省劄不受而避
寇至天台結茅種蔬若無意當世者紹興八年始用
爲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司參議官九年入爲倉部郎
轉吏部請外除福建路轉運副使平盜貸謹黜陟號
爲稱職而秦檜謂公不肯下已主管崇道觀檜死高
宗更化起爲太常少卿除禮部侍郎實錄修撰接伴
金國賀正旦使兼侍講俄拜給事中時宰相沈該乞
其使私差遣有旨改合入官者二人仍與內外寘闕
允中奏曰昔司馬康以光之子扶侍改服色光猶力

辭今陛下既新萬務宰相忘其私臣甚爲沈該惜也不然檜熺覆轍可不杜其漸哉上覽奏稱歎謂非允中不能及自餘加三衙刺兵改易軍分牧馬營地占奪民田大將回授其子而轉閤職中貴人遷秩不應法或免試補官特差之類繳論不一於是執政者相與懷愧而權貴亦仄目一日召對論君子小人事君之異允中曰君子志在尊君則不能無忤小人志在悅君故第爲詭隨此不可不辨也上稱美久之遷吏部尚書兼修國史進侍讀時增修六部公廨允中論於朝謂費緡錢三十萬且役殿司軍妨其閱武不從

再乞致仕不允允中善書筆法遒美高宗嘗以所臨
王羲之四帖爲賜批紙尾曰卿留心翰墨深得八法
之妙勿以不工爲笑也拜參知政事奉顯仁皇太后
遺留物使金歸即言敵勢必大侵宜亟爲之備上疑
未決而同列謂允中之往應故事不宜生事端先自
紛擾乃歎曰吾謀不可用也即引年丐致仕章三上
特許朝辭上殿宰執置酒江亭朝士賦詩祖帳之盛
中興以來未之有允中之清介放曠棲神養志初若
李長源其隱卧高蹈而有志天下中若謝安石及剛
正不屈引去自全又若孔君嚴有文集奏議其若干

爸秦檜與允中同年第進士同在學省三館且齊庚甲契亦甚厚而允中素善趙鼎李光檜反謂趣向有異沮之特甚允中毅然不顧也孝宗即位之二年詔允中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講親御翰墨有曰其爲朕幡然而起何以耄疾辭允中捧詔泣下復具免既入見時和議未定上問策將安出對曰臣向非主和主和者自待離之役器械刓敝而軍氣尚索願少需之姑聽其和而戰不可終食忘爾上稱善即日拜參知政事僅數月與當路議不合會慶節佛寺開啟拜而偶躓乞賜骸骨遂致仕還台州乾道四年卒年

七十九南澗甲乙稿 賀公墓誌

蔡伸字申道祖襄宋史有傳父明官寶義郎開封府士曹伸生三歲而孤稍長與兄佃伷入太學俱有聲時號三蔡族祖京方當軸伸兄弟未嘗一踵其門政和五年伸以上舍登進士第補辟雍學正改太學正出知濰州北海縣通判徐州會營卒謀夜半舉火作亂伸聞之部分他營密爲備仍戒緩擊三鼓乃趣之營卒火舉則黎明矣衆無應者遂奔竄伸勒兵追捕盡擒之未幾金人犯闕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幕府伸間道謁軍門留幕下同議軍事及高宗南渡道路

糧粳仲爲頓遞官所至無闕需建炎四年爲神武右軍參贊官軍賊戚方張守忠跳梁江浙間制置使張俊令仲作書招之方等詣俊降仲在俊幕多裨籌畫俊每事諮焉尋通判眞州歲大寒火延燒千餘家民露處雪中老幼號呼滿道仲闢寺宇官廨分處之且發常平粟賑給守不可仲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得告請獨當事已自劾詔釋不問擢知滁州初與秦檜在太學同舍甚厚繼而同年登進士仲聲名出檜頗忌之仲又與左僕射趙鼎樞密副使王庶有舊檜當國疑以爲黨罷歸主管台州崇道觀紹興九年

金人旣歸河南地起直祕閣知徐州伸行至淮金人再陷中原有詔止伸改知德安府除浙東安撫司參謀官秩滿復提舉崇道觀伸少以文名書法遒正得祖襄肇意然倜儻有大志洞貫韜畧長於騎射力挽二石弓武夫悍將自以爲不及每遇酒慷慨浩歌嘗曰國步多艱中原未復豈能以書生餘技取爵祿耶晩歲奉祠淳湛里社幾二十年不以窮通介意及檜死而伸亦病矣卒年六十有九定齋集蔡公行狀

王蹈堯字季明福建莆田人宣和初貢入太學九試皆第二紹興元年釋褐賜同進士出身歷建汀二州

教授丙外宗學教授初秦檜任太學正日晞亮爲學錄及檜當國除晞亮敕令所刪定官權太學博士冀爲己助晞亮足不至檜門檜銜之嗾其黨侍御史李文會劾晞亮諂附趙鼎領伺朝廷動息僞造異說喧傳四方罷爲福建安撫司幹官二十六年檜死始召爲國子監丞遷吏部員外郎奏言國家取士詞賦與經義並行比來學者去難就易競習詞賦罕有治經望自今經義文理優長合格人有餘然後許將詩賦通融取足仍以十分爲率不得過三分從之二十九年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改權給事中會金主亮

駐兵淮甸晞亮舉李寶於偏裨中以爲水軍統制焚金人萬艘以捷聞先是刪定官聞人滋奏請在官歷任十考以上者委無公私過犯雖舉狀偶不合格以奏量材降等遷改晞亮上議曰臣等竊詳選人改官之法自祖宗以來行至二百年至於今日不能無弊者非法之不善也患在士大夫以私情汨之耳夫自一命以上仕於州縣之間雖有貞賢實績勢不能以自達於上故爲立監司郡守薦舉之法必使之歷任六考所以遲其歲月而責其赴功必使之舉官五員所以多其保任而必於向用姦贓巨蠹既有常科而

隨擬允慊之輩無才可以被薦又無過可以斥逐但予之蔭賦曹掾之祿足以代耕雖沒齒而不敢望置身於京官所以分別材否可謂至矣今以歷任十考舉主不及格者與除等改官授之人情雖爲至公然恐此路一開則有力者惟圖見闕無材者苟冀終更率不過出官十餘年可坐以待京秩此其不可一也約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失職淹滯之歎此其不可二也京官易得則至即位任子之恩愈不可減非所以救入流之弊此其不可三也祖宗法度非有大害未易輕議今

一旦欲將二百年之成舉而易之此其不可四也竊謂如故便滋奏遂不行尋乞祠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起知漳州終秘閣修撰致仕卒晞亮天性忠純長身方面高宗嘗器之曰南人乃有北人骨相然素惡進不由道故多積忤福建通志

宋昭字□□相州人初任陜州靈寶知縣因論列陜州錢法召對除某府通判尋擢江南提舉茶鹽公事以歲課增羨轉一官宣和四年五月童貫蔡攸等師行降旨有妄議者罰無赦廷臣皆不敢言六月昭獨上奏言臣聞犬戎之性不可以信義結去來無定叛

服不常雖成周盛世猶有玁狁之難自古禦戎未見
上策漢唐以還或盛或衰乍叛乍服其禦之之術率
非良策皆不足爲聖世道故畧而不論迄我有宋寰
區之內靡不歸順而景德中亦有澶淵之役眞宗皇
帝天威一震賊勢瓦解當是時乘勝逐北則腥羶之
種無噍類矣眞宗聖慈深厚特以兩國生靈爲念故
擴天地之量貸螻蟻之命啖以厚利與之議和爲天
下後世萬萬年安全之計故虜人謹守盟誓不敢南
下而牧馬者誠以天地之洪恩不敢忘也自聖聖相
承明明繼照雖睿知神武堯仁湯德足以柔懷然實

亦恃此以爲長城神宗皇帝熙豐之間鋭意北伐選將練卒積穀理財葺城郭修器械十九年間倉廩實府庫充貔貅之士無不以一當百當是時鼓譟而前則自河以北其人皆俎上肉矣亦以河朔祖宗與王之地不忍騷動安可快一時之忿失百年之好故終莫之舉也陛下卽位以來禦戎之術實得上策虜使之來宴犒賜予恩數曲盡故懷德畏威向風慕義稽首稱藩介冑之士櫜弓偃息黔黎之民鼓腹詠歌歷觀三代以來傾心悅服至誠面向莫如今日實太平希世之盛事比自王黼童貫力引狂生李良嗣董才

之徒妄興邊事致煩宸慮大臣提重兵久屯塞上倉廩府庫爲之一空官卒兵民死亡無數前所奏陳悉皆誕妄財用何可復全死者何由更生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罪不容誅臣願斷此數人頭以謝天下不唯慰安虜人又使明知陛下德音無復猜忌謹守盟好庶幾奸臣賊子欺君罔聖妄興邊事僥覬功賞者有所懲戒臣固知陛下聖慈不忍誅戮臣下然此數人不誅則虜人之猜忌未易可解臣願陛下勿以馭賢臣之禮馭此姦賊不勝幸甚臣聞虜中頻歲不登斗米千錢雖或請和恐非本意特出於不得已耳萬一

養銳數年歲穀小稔秋高馬肥士氣稍振復來侵擾則干戈相尋無時而已較其利害輕重則奸臣數人之誅不足恤也又況李良嗣董才皆北虜叛臣心懷怨望故附會邊臣撰造虛語欲假中國之勢以復私讎耳實兩朝之奸賊豈復有忠義之可望哉臣竊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蠹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榷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皆出於榷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比年以來榷場之法寖壞遂耗內帑臣願遴選健吏講究榷場利害使復如祖宗之時則歲賜之物不足慮也

或者又謂九州中國之地皆土壤膏腴之田歲得甚厚是曾不慮屯戍守禦之備戰鬬犒賞之費歲幾百萬計耶貪其所得既不足以償所失而又戰鬬死亡之士橫被屠戮之民幾人也哉徒有闢國之虛名而無補國之實利或者又謂山後之民皆有思漢之心或欲歸順尤誕妄之易見者不惟北虜爲備日久山後之民往往徙居漠北又自唐末至於今數百年間子孫無慮已易數世今則盡爲番種豈復九州中國舊民哉皆由邊臣用人無術致探報者利於所得恣爲誕謾帥臣庸暗更加緣飾妄議邊事僥覬功賞或

者又謂北虜比年以來爲女眞所困侵城掠地橫亙千里勢已窘蹙願與女眞合從腹背攻討則撲滅之易甚於反掌是亦弗思之甚也滅一弱虜而與强虜爲鄰恐非中國之福徒爲女眞之利耳且北虜雖夷狄然久漸聖化粗知禮義故百餘年間謹守盟誓不敢妄動者知信義之不可渝也今女眞剛狠善戰鬭茹毛飲血殆非人類北虜以夷狄相攻尚不能勝儻與之鄰則將何術以禦之不過修盟誓以結鄰國之外好而已本朝與北虜通好百有餘年一旦敗之女眞果能信其不可渝乎異日女眞決先敗盟爲中國

患此理之必然事之必至雖使伊周復生不能易此議也臣又聞兩國之誓敗盟者禍及九族陛下以孝理天下其忍忘列聖在天之靈乎陛下以仁覆天下其忍置河北之民於塗炭之中而使肝腦塗地乎臣竊謂凡今之人臣不負陛下採訪之意愛君憂國論奏忠赤者間亦有之其希意承旨背公營私苟陛下富貴者不可勝數遂使忠赤之臣志不得伸言不見用此臣所以痛心疾首扼腕憤悶犯顏逆鱗以蹈萬死者豈得已哉誠以國之大事實係安危下情壅遏不得上達今而不言其如後患何譬猶人之一身中

氣痞隔陽不降陰不升則百脈不調四體不充久而不治病在膏肓雖有良醫不能愈也今疾幸在腹腠是正宜投藥石之時也臣願爲陛下出疆曉諭虜人比因虜人中忘失虜主深慮擾攘之際彊陲不戒姦人作過邊臣生事故遣近臣使之防邊果有羣寇妄託北朝驚劫邊民雖降處分不得殺戮止得北界緊行捕捉竊慮尚懷疑貳妄興兵馬務在謹守祖宗之盟無失百年之好如女眞侵削不已力不能勝則許求援於中國報使復來厚加恩禮以釋其疑使之外扞女眞內屏中國則陛下奠枕永無憂於北顧百姓

安業得盡力于南畝實天下萬萬年無窮之利古人謂夷狄相攻中國之福正謂是矣臣固知疎遠微賤輒以狂瞽冒犯天威難逃誅戮然臣聞忠臣殉義志士殉名故忠義發於內則鼎鑊忘於外愛君之心切則慮患之志深也況頑石五色尚有補天之功愚夫千慮豈無一得之長願陛下勿以人廢言留神聽察則撮土之微尚能增山岳下獻之高焰火之光尚可備日月下照之明矣臣向任陝州靈寶知縣日因論列陝右錢法蒙恩召對面奉德音欲除監司旋致煩言猶叨貳郡未到任間復蒙聖恩除臣提舉江南茶

鹽事以歲課增衍又叢特轉一官臣每以未能仰報
天地爲恨今日復覩奸賊敢爾欺君義當竭節圖報
涓埃是敢僭越輒貢芻蕘萬一臣言可採乞不降出
庶使天下皆知斷自宸衷不由人言足以竦動神靈
激昂士類北虜聞之思歸陛下則臣報上之心足矣
儻或上誤聖聰置諸鼎鑊亦臣之所甘也惟陛下擇
而處之書旣上王黼見之大怒除名勒停枷項送連
州編管靖康元年臣寮言朱昭書切中今日之病乞
加擢用詔赴都堂審察北盟會編卷之八復朝散郎建炎元
年上書自言授尙書膳部員外郎仍賜白金百兩要錄

宋史翼卷九終

男樹藩彰校字